

重修洪洞縣志

卷十五 藝文志上

洪洞縣志卷十五

藝文志上

天地精華發爲文章非特見人材之盛亦足爲文獻之徵也洪邑山川靈秀英材輩出自金元明清以迄民國運際休明人文蔚起茲所搜集或爲疏議或爲傳記或爲序爲文爲論辨爲銘贊以及爲詩爲著錄均以有關於國計民生世道人心者爲斷至於吟風弄月流連舒嘯之作概未敢登懼濫也志藝文

奏疏

誅逆璫疏

韓文

伏惟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慮後憂心如割至於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己輒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蓋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睹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耀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邱聚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蹀躞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

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姦人惟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私殊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方今  
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蠹粉菹  
醢何補於事可不懼哉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  
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  
何怙信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  
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  
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  
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

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事于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正德元年十一月 日題

鹽引減額疏

楊 義

巡按長蘆等處鹽政監察御史臣楊義謹題爲東省荒殘之後水災寇亂頻仍行鹽地阻食鹽人稀日擊艱苦懇勅查照戶口更定引額以甦商困以信考成事竊照鹽法規則原以戶口之多寡定引目之盈縮山東運司年額小引肆拾陸萬叁千柒百叁拾柒引此據明全盛時拾伍萬餘引之額叁分之遂爲定制其實查明初年生聚未繁原額不過貳萬引查明末年荒殘已

極歲行參肆萬引不等是拾伍萬已屬虛額我朝定鼎卽因舊額行之然而戶口已非全盛之舊矣前撫臣方大猷鹽臣吳邦臣目擊行鹽無地食鹽無人引額虛懸故有見鹽徵課之請但見鹽徵課漫無紀極何以督率商人何以考成州縣今八年於茲每歲額引猶半而銷引十無三四元二三年積逋前鹽臣王世功疏請恩蠲二三殘商稍解涸轍之困矣乃近日情形更有甚難者土寇竊發洪水橫流村落悉成邱墟田疇盡爲數澤孳生撫集者少死喪逃亡者多撫按諸臣報聞在案部科諸臣議覆在案且據運司詳稱去年荆隆口決漂沒商鹽拾萬伍千餘引商人血本已竭日爲號泣控禱臣猶未敢遽信至六月間不

避溽暑陞辭東巡道路所經非荆榛蔽日則狂瀾瀰天慘惻之  
狀不忍見聞而雒口鹽園一帶漂沒之苦同布按三司目擊情  
形實有繪圖莫盡者嗟嗟商民何困苦至此極也臣念國課爲  
重考成法嚴敢辭勞怨多方調劑委曲勸輸前解今徵共得課  
銀陸萬兩惜積負不能頓清嚴責商人以領引辦課則曰地方  
荒殘戶口凋耗嚴責州縣以疏引通商則曰疲商裹足殘黎艱  
食商人擁道呈稟一語一泣州縣絡繹申詳一字一淚若以捶  
楚比成額則殘商俱當杖斃若以參劾副考成則有司皆當降  
革蓋食鹽必須戶口以極殘之戶口責全盛之引額必不得之  
數也地畝錢糧莫不除荒徵熟商鹽引課何能按額取盈臣愚

特請查照戶口更定引額乃可以督責商人考成州縣若統計行鹽之地實在戶口若干應酌行引目若干按丁銷引引自不壅若更定之後輸納不前疏銷不力罪有攸歸在商人無辭於比責在有司又奚怨夫糾參故甦商乃所以督商寬考成正所以肅考成略虛名而取實效於是乎在且不獨善於一時也我朝忠厚肇基役從輕賦從薄億萬年隆平之業將生齒百倍嗣後查照戶口何難歲行數百萬引又豈可以肆拾陸萬餘引限爲成額是今日之就戶口而議減者有限異日之就戶口而廣額者正無窮耳臣職掌所關蒿目時艱悉心籌畫萬不得已冒昧上陳伏乞皇上爲地方恤困苦爲國課計實效勑下戶部行

臣衙門查取東運行鹽各州縣實在戶口更定引制議覆施行  
順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題十月初一日奉旨戶部察議速奏

移駐防兵疏

楊義

掌河南道事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楊義謹題爲請勅移駐防兵  
以靖山寇以安殘黎事竊惟三晉偏處西鄙爲神京右臂自流  
寇蹂躪以來困於兵火雖屢勤征勦萬山層谷之中尙有伏莽  
號澤之奸臣生長斯土每爲桑梓抱杞憂焉近閱邸報見撫臣  
陳應泰題補傳宣缺員等疏一則曰平陽山寇未靖正在用兵  
再則曰平陽一帶自滅姜逆之後而山中遺孽未靖是撫臣誠  
無日不爲辦賊計矣臣思匿賊者山也勦賊者兵也賊縱橫在

深山兵逍遙在樂土有兵之地無賊有賊之地無兵兵至則賊遁兵去則賊來綠林日見跳梁百姓不得安枕亦奚怪哉查臣平陽舊設守巡二道守道駐蒲州樹幟大河爲秦晉之屏翰巡道駐隰州建威重山作陵谷之保障迨其後也巡道改駐平郡守道仍駐蒲城我朝定鼎於平郡又設副將一員於蒲城又設遊擊一員自是增兵衛民之長策但道將同城標兵雜處目前兩地粗安可惜以有用之兵盡聚無用之地遠隔賊窟策應不靈緩急將安賴乎臣爲今日籌急著莫若就道將見在之兵求扼要分防之法巡道既鎮郡城矣應調平陽之副將移駐隰州掃蕩西山一帶之逋寇守道既鎮蒲城矣應調蒲城之遊擊移

駐聞喜搜勦紫金等山之餘孽萬一狡賊出沒靡常燭爍於平  
蒲之左右地方而道將南北犄角聲勢呼吸相應可勦則勦可  
撫則撫况今官兵齊集軍威克振將見么麼邪氣巢穴立搗奔  
突無門山寇計日可靖殘黎轉危就安庶不負朝廷責成閩外  
之意及事平功成之後再議回營未爲晚也臣於是不能無慨  
於陞任副將臧延齡之玩寇殃民也延齡久任平營專司防勦  
申養賢爲廷齡標下中軍不聞奮勇殺賊止知嚇占克慾見今  
撫臣以貪懦糾參是固養賢之罪然而虎兕出柙誰實縱之按  
以軍政大典恐不得止議末弁獨寬將領耳謹因移駐防兵而  
并及之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下部議施行

順治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奉旨兵部議奏

吏治財用刑名三事疏

陰應節

工科給事中臣陰應節謹題爲敬陳末議仰祈睿裁用佐治平  
事臣西晉腐儒叨中三年進士筮仕山左下吏拮据五載有餘  
前蒙行取得詣天闕俄緣讀禮愚忠罔効茲者恭遇皇上特典  
拔置工垣受此隆恩殊遇媿不能圖報萬一謹就臣愚見所及  
如吏治財用刑名三事謬抒芻蕘爲我皇上陳之一均選授以  
宏吏治竊惟圖治莫大用人立賢貴於無方屬在新人凡內外  
大小衙門挨次選陞夫固隨才器使之道也獨至舊人則不然  
初任則有概授以州縣者陞任則歷轉以臺省藩臬道府者乃

部曹諸缺未見陞補司理各官從未除授此在未開科目之先  
猶可邇來舊人中選拔有人列賢書而遊南宮者有人人材濟  
濟豈難遺大投艱竟遺諸缺不行陞授是使從龍從虎之彥反  
不得受京曹蓮幕之秩也臣請自今以後無論新舊一例陞授  
庶人材不至偏枯而選法斯爲均平矣一疏錢法以通財用夫  
鼓鑄之役原以便民而裕國也屢經諸臣條議殫智竭慮而錢  
反愈賤愈壅良由疏通無術法令未嚴耳如臣平陽府計每歲  
錢糧分數僅亞於蘇州而民間貿易竟不識制錢爲何物一府  
如此他府可知臣查計臣議令起解徵銀存留徵錢固爲財用  
起見尤當嚴刑峻法用懲奸民之私鑄爲首者立置大辟爲從

者兩鄰十甲長知而不首均議流徙法在必行毫不寬假民雖愛利亦必自愛其性命身家私鑄既少官錢自行臣請勅下該督撫按實行各州縣徵錢以備存留禁私以杜冒濫如有司奉行不力卽行參處蓋法嚴則弊絕源濬則疏通如是而猶虞其日賤日壅臣不敢信也一清刑獄以飭綱紀刑部爲法司之首職掌邦禁爲天下持平名爲大部凡一切內外人命強盜窩逃等大案皆聽其讞鞠核覆任至鉅也近見旗下錢債鬪毆之小節婦女詈罵之微情是五城兩縣之所不屑問者事事向刑部稟告令司寇之堂鬪然如市時日有限耳目亂營細事勞神大務恐疎或以八旗之詞非刑部不能折服臣愚謂八旗自有固

山章京牛彙等官如果係真正人命強盜窩逃諸重大事情方  
許刑部提究質審至若錢債鬪毆等瑣事各赴本牛彙告理酌  
量情節處分發落庶綱紀振飭得專心料理大案可望政簡刑  
清之治矣臣新進小臣不知忌諱冒昧上陳伏祈皇上採擇施  
行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旨

該部議奏

謹嚴卓異疏

陰應節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陰應節謹題爲力破因循之弊謹嚴卓  
異之舉以肅吏治以光大典事竊惟圖治在安民安民在察吏

故比及三年在外百爾臣工咸俾觀天顏而述職凡慶讓黜陟  
之法於是乎行至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特舉卓異列名上請  
因而特賜宴服以寵異之甚盛典也我皇上御極十有五載例  
當四行計事其式序在位八法昭然臣無容復贅伏念卓異之  
舉臣不能無杞憂焉謹爲我皇上陳之夫等官也而獨名之曰  
卓異卓者必有卓越人羣之概異者必有超異流衆之行自非  
有殊勳異績表表天壤謂之供職則可謂之卓異則不可何則  
夫卓異之稱當首錄其清操固已是必一錢穀也在他人多積  
逋難完而若人獨能設法催科不惟早完本年之額派兼能帶  
徵數歲之拖欠如是者異一城守也在他人多震驚失守而若

人獨能力捍固圉既善桑土之綢繆并杜外侮之窺伺如是者  
異一刑名也在他人或積案如山而若人獨能片言立決既不  
致欽件之沉閣日積又不致小民之覆盆霜結如是者又異苟  
如行事未見卓越政績了不異人動輒以卓異稱之非掠美以  
市恩卽循私以樹黨是將以朝廷獎勳酬勞之盛舉反爲巧宦  
者流開一寅緣奔競之便門也可乎臣查向來計典號爲卓異  
者非不濟濟多人及至晉秩陞遷而後其儕轍覆餗者往往而  
是茲者大計之期伊邇臣恐在外諸臣仍復陋習相沿不克洗  
心滌慮虛應故事濫舉塞責有負我皇上勵精圖治察吏安民  
之至意伏祈皇上嚴諭司計諸臣預飭各省撫按凡開舉卓異